



千年河东

下

冯建国 著

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

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

她，孕育了中华民族皓如日月的灿烂文化

她，缔造了历代王朝名扬千古的风流人物

这片土地，曾

演绎了一幕幕义薄云天的故事

传诵着一篇篇优美动人的佳话

本书，将对中国的新诠释

带你走进河东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走近柳宗元

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,运城籍的“顶尖级大家”不乏其人。在这众多的“高手”中,柳宗元当位居前列。在中国,也许许多人记不住柳宗元的名字,但却都能记住《捕蛇者说》、《黔之驴》、《童区寄传》等不朽的佳作,还有那篇脍炙人口、发人深省的警世之作《封建论》,因为这些作品都曾被选录在教科书上,凡上过学校做过学生者都耳熟能详。

如果说作品是作家的基石和墓志铭,那么柳宗元的墓志铭丰富而深刻。一千多年过去了,许多作家的名字早已消失得无踪无影了,柳宗元却依然“活跃”在中国的文坛上。

柳宗元的地域观念极强。他是运城人,因而历史上称他为“柳河东”。河东,即今天的运城,运城人应该为拥有柳宗元而骄傲。

但运城人知道柳宗元的,不多;而知道柳宗元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与地位的,就更少。这是运城人的悲哀。运城人的悲哀不仅仅在于对历史的淡漠,还在于对人文观念的滞后,从而制约着运城的发展。

不过,这些并非痼疾。

运城人已经觉醒,运城人正在融入飞速发展的社会。那些保守封闭的观念,已经或正在化成改革开放的洪流。

对于柳宗元来说,我也是悲哀族中的一员。小时候,学过柳宗元的不少范文,知道他是河东人。那时对“河东”这个概念较为模糊,以至于好长时间都没有把河东与运城等同。正因为如此,数年前,有位永济籍的朋友曾计划写作《柳宗元传》,邀我合作。但终因我对柳宗元的陌生,婉以谢绝了。

时间在渐渐地流逝,但我始终都没有走进柳宗元的生活里。长期以来,只知道柳宗元是运城市永济人,曾是“唐宋散文八大家”之一,对中国文学有过卓越的贡献。细细想来想去,对柳宗元的认识也就是仅此而已。

因而,每每想到柳宗元,便汗颜,便惭愧不已。但终因自己是一个情性十足的人,健忘性又极强,有时还如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一般,对于所得到的赞扬、指责、奉承、羞辱等,常常是不屑一顾,就如同在江河里曾泛起的涟漪,伴随着川流不息的浪涛东逝而去,一切又都趋于平静。风在吹,鸟在叫,阳光依然明媚,天空依然蔚蓝。对于那些“曾经反对过自己,并且已被无数事实证明是错了的人”,我也能心静如水,坦然面对,一如既往地当做朋友对待。

可是,我忘记不了柳宗元,并为那次合作编著《柳宗元传》的谢绝而感到懊悔。这些都缘于一个运城人,一个运城“文人”的良知还没有彻底地泯灭。而这种良知在我与另一位朋友写作完《古河

东一百名人图》后,居然如蕴藏在地层深处的岩浆,在地壳的运动下喷涌而出,一发而不可收。从此,烘烤着自己的胸膛,烘烤着自己写作的思绪,没有理由再沉默下去,于是,就约了几位朋友到柳宗元的故里,去寻觅他远去的足迹。

二

清明节前后,正是踏青寻祖的日子。我们怀着满腔的期望与虔诚,结伴向西而去。

寻找柳宗元的故里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。柳宗元的故里到底在哪儿呢?至今众说纷纭。那么,从历史资料考证吧。不过,也许正是由于历史资料的前后不一,才使得寻访者无所适从。

据《旧唐书》载,“柳宗元,字子厚,河东人”。《新唐书》也载:“柳宗元,字子厚,其先盖河东人。”由此可知,柳宗元是我们河东人无疑,但旧时称谓河东的地面很大,柳宗元故里的确切方位在哪里呢?传说中柳宗元的故里,除永济外,还有夏县、闻喜等地。

不要着急,心情不错,天气不错,田野的景色也不错。麦苗绿了,树儿绿了,远处的山峦也绿了。在城里住惯了,难得走出城来享受到这份开阔与鲜亮。踏着长着野草的路径,吮吸散发着花香味儿的气息,便仿佛走入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。陶醉一切,忘乎一切,只留下踏访的情趣,只留下摇曳的心境。世间的事原本就是这样,复杂里面蕴涵着简单,简单里面孕育着复杂。还是依照古人提供的原始方法来吧:按图索骥。

说到柳宗元的故里,史料上除了说到永济外,还有一处提到解州。这种说法虽不准确,但也并非纯粹空穴来风。细细考证,大约是因虞乡与解州建制屡屡变化的缘故。在漫漫的历史岁月里,朝

代更换频繁,地域名称不断变化。唐朝前期,虞乡和解州和而分,分而和,多次变更,一会儿属虞州,一会儿又属蒲州,因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不过大多数的说法是永济,那么就耐心地寻找吧。《山西历史地名录》介绍说,柳宗元的故乡是文学乡西文学村,其原因是这个村有个柳家巷,至今柳姓人丁兴旺,村名原先为“润河村”,后来改为“文学村”。一些学者猜测此事肯定与柳宗元有关,于是就断定文学村是柳宗元的故乡。还有人把黄营乡枣圪塔村当做柳宗元的故里,其理由是这个村也有个“柳家巷”,而且柳氏祠堂大门上还曾挂着“河东望族”的金字大牌。

然而却都不是。我们从西文学村到枣圪塔村,寻找着文化的沉淀和历史的遗迹。我们失望了,这里除了名称与传说外,再也找不出与柳宗元相关的见证来。

有朋友提醒说,不妨看看县志。别说,还果然有。清光绪十二年(1886年)纂修的《虞乡县志》载道:“唐子厚先茔在县北五里阳朝村东,有数大家,今其地犹称柳家岙。”同时还载道:“柳子厚堡在县北二里刘家营南,颓垣尚存,今呼为城厢。”就是柳宗元本人在为其父写的《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》也说:“唐贞元十二年十二月庚寅,葬我殿中侍郎史河东柳公于万年县(在今西安市)之少陵原。公讳某字某,邑居于虞乡。”看来柳家岙为柳氏先茔,城厢为柳子厚堡接近史实。因为虽无碑文可考,但“遗迹尚存”。

不过,柳宗元的故里是哪个村并不重要。因为,柳宗元不是因为他的故里而名垂史册、流芳百世的。柳宗元的功绩在于他的政治抱负和文学天才,在于他的治国方略和传世佳作。

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寻找,我们望着中条山畅想。身边仿佛是车水马龙、人声鼎沸的长安街头;又仿佛是荒原野岭、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。柳宗元跨过千年飘然孑立,一会儿器宇轩昂、慷慨陈辞;一会儿青衫灰暗、神色孤伤。

我走进了柳宗元的世界……

三

柳宗元出生在长安并不在故里。柳家世代都在外地做官,其父柳镇是个中下级官吏,任过录事参军、长安主簿、殿中侍御史等职。他一生为人正直,富有学识,“守正为心,疾恶不惧”的性格和精神,给少年柳宗元留下了深刻的烙印。

柳宗元自幼聪颖好学,记忆力超人,4岁就能背诵许多古代辞赋,10岁时已能写就一手好文章。唐德宗贞元九年(793年)二月,21岁的柳宗元考取了进士,26岁又考中博学宏词科,曾任集贤殿正字、蓝田尉等职,31岁为监察御史里行。可以说,柳宗元初入仕途是通达的,他参与政治的热情和对于社会制度及自然界的深刻认识,在他横溢的文学才华里披露得淋漓尽致。

他在针对屈原《天问》而作的《天对》中,运用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观点探索自然现象,回答了屈原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宇宙和人类历史方面的问题。认为宇宙最初“惟元气存”,一切现象都是自然存在,“无功无作”,“非余之为”。他的《贞符》断言“唐朝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”,并没什么“赏功罚祸”的天意存乎其间;“受命不于天,于其人;休符不于祥,于其仁。”他以这种无神论历史观来观察一切礼乐刑政,对于那些以宗教迷信作掩饰的观点和做法,都给了严厉的批判和否定。

也许由于他出身于中下层社会,又做过地方官员,耳濡目染了劳动人民的社会作用,从而使民本思想成为他政治思想中最基本的因素。他认为官吏是人民的仆役,并非人民是官吏的奴仆。他指出人民“出其十一”雇用官吏来为他们服务,而有些官吏却不仅

“受其直怠其事”，甚至还盗取人民的财富。他认为人民对他们所以怒而斥退，只是因势力不敌而已（《送薛存义序》）。不过，最杰出的政论散文还数他的那篇脍炙人口的《封建论》。在这篇文章里，他对古代社会的分封制度作了细致的分析，并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见解。他严厉地抨击封建藩镇的割据局面，以及世族大夫的“世食禄邑”和由此而产生的“不肖居上，贤者居下”的不合理现象。他认为一种社会制度是不依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在“势”的支配下，就是“圣人”也无力兴废，而完全取决于“生人之意”，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帝王“受命于天”的谬论。他以历史事实说明了郡县制比封建制具有相对的优越性，把社会发展由“家天下”走向“公天下”看做必然之势，有力地批判了许多封建统治者企图恢复分封“与三代比隆”的倒退思想。所以，苏轼认为“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，虽圣人复起，不能易也”。他甚至认为柳宗元的言论，“当为万世法也”（《东坡志林》卷五《秦废封建》）。

但是柳宗元生不逢时，处在一个极端黑暗的社会。宦官专权，是唐朝政治腐败的重要内容。唐初年，皇帝还算英明，能够左右朝政局面，除个别的宦官，如“内侍三文江县开国侯张阿难”外，宦官无什么权力。贞观时定制，内侍省不置三品官，从此直到高宗时，宦官没有大权。但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英明，都能洞察秋毫，腐败的朝政导致宦官权力渐增。到玄宗时，他重用高力士，这时的宦官不但干预朝政，而且统军征战，官至骠骑大将军，被封为公。特别是安史之乱后，宦官更加飞扬跋扈，废立皇帝，任免大臣，连皇帝本人的生死废立也操在其手中。顺宗、宪宗、敬宗、文宗皆死于宦官之手，昭宗也曾被宦官囚禁，就更不用说文武大臣了。对于当时的状况，《旧唐书》上这样描述道：“自贞元之后，威权日炽，兰琦将臣，率皆字畜；藩方戎帅，必以贿成；万机之与夺任情，九重之废立由己。”

皇帝昏庸，宦官也就更霸道了。京城地方，“甲舍名园，上腴之

田，为中人所名者，半京畿也”。特别是宦官所主持的宫市，掠夺人民更酷，“时屡有中官，于京城市肆，强买人间。率用百钱物，买人数千钱物，仍索脚价，及进奉门户，谓之宫市”。能够给一点钱还算好，事实上宦官托名为宫中购物，就等于白昼在市中抢劫，并且还要卖者倒贴搬运费和门户钱。就连那些被称做“五坊小儿”的雕坊、鹞坊、鹰坊、犬坊、鹘坊的宦官，每秋到京畿放鹰犬，“恣其须索，百姓畏之如寇盗”。他们甚至以打猎为名，将网罗张在人家门口和井上，不许人进出和汲水。到饭店吃饭时，吃饱了不给钱，还留一筐蛇，叫主人好好喂养，说蛇是用以捉鸟雀奉给皇帝的，主人赔钱赔礼，才将蛇筐带走。所谓“小儿”，是指在五坊当差的人。“小儿”都如此，“大儿”们呢？足见宦官的横暴达到了极点，皇帝却放任自流，社会就腐朽凋零了。

君不明，臣僚糊涂一些也就罢了。偏偏有一部分怀有远大抱负，又不愿沉迷昏庸的新生力量就要“逆流而上”。也是时势造英雄，公元805年（永贞元年），德宗李适死，顺宗李诵继位，想扭转朝政衰败的颓势。于是，就出现了以王叔文、王伾、柳宗元、刘禹锡等人为首发起的“永贞革新”运动。

秀才起兵，十年不成。也许都是些读书人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又没有铁石心肠。既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，又没有兵权做后盾，一开始就带有先天不足的弊端，显得软弱无力。尽管“二王柳刘”为首的改革派们，在皇帝的支持下，整朝纲，停宫市，减贡奉，罢酷吏，轰轰烈烈开展了一阵子。但是，也许封建王朝的痼疾沉痾积重难返，也许皇帝生性懦弱扭转不了乾坤，也许改革派们缺乏力挽狂澜驾驭朝政的中流砥柱气概。尽管他们“革德宗末年之乱政，以快人心，清国纪，亦云善矣”，但最终没能走出荆棘遍布的“宦政”泥潭。

士族和割据势力的代表，顽固地反对永贞革新，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。朝中的大士族大官僚高郢、郑旬瑜、贾耽等，以退职不干相要挟；宫中的大宦官俱文珍、刘光琦等，紧紧抓住禁军不放，更阴

谋隔断了王叔文派和皇帝的联系；方镇势力剑南节度使韦皋、荆南节度使裴均、河东节度使严绶，相继上表反对。他们联盟，以顺宗久病为由，拥立太子李纯为帝，这就是宪宗，把王叔文革新派的人全都贬、杀了，顺宗也被幽禁，不久即死于宦官之手。王叔文在临失败前，曾朗吟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”的诗句，以诸葛亮自喻，被贬后不久也被杀害。王丕也死于贬所。韩晔、韩泰、陈谏、柳宗元、刘禹锡、凌准、程异、韦执谊均被贬为边州司马，时称“八司马”。

黑云压城，沉渣泛起，“永贞革新”彻底失败了。

四

于是，遥远的南方原野上，走着一行衣衫褴褛，疲惫不堪的人群。这便是被贬谪到南方边远地区为官的“八司马”。胜者王侯败者寇，失宠的“改革派”步履艰辛，心情沉重，他们不仅体验到了长途跋涉的困苦，更深刻的是精神打击。在唐朝，司马原是太守的佐官，但贬谪做司马的不属于正式编制，没有职责，实际是受地方官监视的“罪犯”，甚至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柳宗元到永州后，就住在和尚庙龙华寺安身。

在那时，即一千多年前的805年夏天，南方可不是现在这样令人向往而“孔雀东南飞。”唐朝时期，那些地方被称做“南荒”，是远未开化之地，就像后来说到俄国的西伯利亚，听起来都叫人毛骨悚然，不寒而栗。柳宗元被贬到永州，那里整个被原始森林笼罩着，潮湿蒸郁，暗无天日，人烟稀少，瘴疫猖獗。在那条荆棘丛生的小径上，曾埋下多少文人躯体。

柳宗元战战兢兢，饥寒交迫，晓行夜宿，栉风沐雨，终于来到了

永州(今湖南零陵县)。余秋雨先生曾在他的《柳侯祠》里这样描述道:

柳宗元是赶了长路来到这里的。他的被贬,还在10年之前,贬放他到湖南永州。他在永州待了10年,日子过得孤寂而荒凉。亲族朋友不来理睬,地方官员时时监视。灾难使他十分狼狈,一度蓬头垢面,丧魂落魄。但是,灾难也给了他一份宁静,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,与自我对话。于是,他进入了最佳写作状态,中国文化史拥有了《永州八记》和其他篇什,华夏文学又一次凝聚出了高峰性的构建。

照理,他可以心满意足,不再顾虑仕途枯荣。但是,他是中国人,他是中国文人,他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文人。他已实现了自己的价值,却又迷惘着自己的价值。永州归还给他一颗比较完整的灵魂,但灵魂的薄壳外还隐伏着无数诱惑。

这些诱惑是什么呢?当他走出长安城,面对着南荒的凄风苦雨和萋萋荒草,就已失去了对朝政的依恋,而隐伏在骨子里的对文学的原始冲动却如雨后春笋般吐露出来。

于是,中国唐朝政坛上,也许就此失去了一位廉洁正直的官吏,却从此孕育了一位光耀千秋的文坛“圣手”。

五

他进入了一生最辉煌的创作时期。

柳宗元一生的文学创作极其丰富。但贞元时期，他在长安努力施展政治抱负，而“不以文取名誉”，重要作品不多，成就也不是很大。到了永州以后，长期的贬谪生活，使他有时间接触劳动人民，游览自然景观，他的思想更趋于现实主义，技巧也达到了炉火纯青。

贬谪生活也使他学得更加聪明，文章也不再直露胸臆，褒贬朝政，文笔更加幽默而犀利。他采用寓言的形式，讽刺当时腐败的社会和政治。文章短小警策，含意深远，表现了杰出的文学素养和深刻的愤世之情。在这方面，《三戒》给人们留下了警世的启示，序言这样写道：

吾恒恶世之人，不知推己之本，而乘物以逞。或依势以干非其类，出技以怒强，窃时以肆报，而卒迨了祸。有客谈麋、驴、鼠三物，似其事，作《三戒》。

这篇序简洁而深刻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柳宗元人生观和处世的态度：我常常厌恶社会上这种人：不知道推究自己的实际能力，却利用时机和权势来逞能妄行。有的人依仗别人的势力以干扰不和自己同类的人；有的人使出自己的本领以惹怒强大的对手；有的人利用机会恣意干坏事，然而最终都要遭受灾祸。有位客人与我谈起麋、驴、鼠三种动物，与上述三件事相类似，因而写成《三戒》。

这是一组内涵深邃的寓言。《临江之麋》，写麋得主人的宠爱，“犬畏主人，与之俯仰甚善”，不敢吃它。三年以后，麋离开了主人外出，外犬“见而喜且怒，共杀食之”。它尖锐地讽刺了那些依仗权贵而得意忘形的小人物。《黔之驴》是外强中干的小人的写照，嘲讽他们“形之庞也类有德，声之宏也类有能”，而其实是无德无能。《永某氏之鼠》比喻那些自以为“饱食而无祸”的人如老鼠，指出他

们“为态如帮”，以“饱食无祸为可恒”，他们一定会遭到彻底被消灭的惨祸。这三篇寓言，深刻有力地讽刺了当时社会丑恶的人情世态。他的《螾螾传》，也以寓言笔调生动地刻画了那些贪得无厌的人物形象。他这样描写螾螾：

得遇物，辄持取，仰其首负之，背愈重，虽困剧不止也。其背甚涩，物积因不散。卒蹶仆不能起。人或怜之，为去其负。苟能行，又持取如故。又好上高，极度其力，已，至附地死。

这是一个具有社会意义的典型事件，短短一百来字，写得既平常，又深刻，无情揭露了那些达官贵人惟利是图、贪得无厌、一心向上爬的丑恶嘴脸。柳宗元的寓言讽刺小品是极其成功的。语言锋利简洁，风格严峻沉郁。他善于体情察物，抓住平凡事物的特征，加以想像和夸张，创造生动的形象。寓言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，早已被广泛运用，但都是穿插在文章中，零星片断，是为全文的论证服务。而柳宗元的寓言创作，已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，“理”寓于艺术形象的描写和故事演进之中，结尾略点一笔，着墨不多，而寓意显现，含义无穷，耐人寻味。对于我国寓言文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。特别是《三戒》一文，更是我国文学史上颇负盛名的最有代表性的寓言作品。

柳宗元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不仅仅在于此，他的更大贡献在于他的山水游记。他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和对现实的不满，都融于优美的自然景色和优美的遣词造句中，一方面藉以得到精神安慰，同时也曲折地表现了他对丑恶现实的抗议。

柳宗元的山水游记，文笔清新秀美，富有诗情画意。《永州八记》是他的代表作品。《钴母潭记》，作者以生动而简洁的语言，描绘了钴母潭的位置和形状、潭水来源和流动的状态，以及悬泉的声

音、周转的景物等等。他叙述了构得这一胜景的由来,同时也反映了“官租私券”对于人民严重的剥削,以及他在贬谪生活中不能忘怀“故土”的抑郁心情。整个作品,把写景和抒情融合为一。在《钴母潭西小丘记》里,他把一个普通的小丘,描绘得异常生动。“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,殆不可数,其欹然相累而下者,若牛马之饮于溪;其冲然角列而上者,若熊羆之登于山”。那些无知的奇石,一经作者这样勾画,仿佛各个都具有了血肉灵魂。他生动地写出了小丘优美的景色,同时也借“农夫渔父过而陋之”指出小丘的被弃,感叹自己的不幸遭遇。他对小丘之美的被发现而表示欣慰,是寄寓了他的难言之隐的,正如清人何焯所说:“兹丘犹有遭,逐客所以美而贺之,言表殊不自得耳。”而另一篇《至小丘西小石潭记》纯以写景取胜:

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,隔篁竹,闻水声,如鸣佩环。心乐之,伐竹取道,下见小潭,水尤清冽。全石以为底,近岸,卷石底以出,为坻、为屿、为岩。青树翠蔓,蒙络摇缀,参差披拂。潭中鱼可百许头,皆若空游无所依;日光下澈,影布石上,怡然不动;俛尔远逝,往来翕忽,似与游者相乐。潭西南而望,斗折蛇行,明灭可见,其岸势犬牙差互,不可知其源。坐潭上,四面竹树环合,寂寥无人,凄神寒骨,悄怆幽邃,以其境过清,不可久居,乃记之而去……

他写水、写树木、写岩石、写游鱼,无论写动态或静态,都生动细致,精美异常,而对潭水和游鱼的描写,尤为精彩,使作品更增加了神韵色泽。柳宗元山水游记的语言,恰如他在《愚溪诗序》所说:“清莹秀澈,锵鸣金石。”他描绘山水,能写出山水的特征,文笔简练而又生动。他的山水游记继承《水经注》的成就,而又有所发展,为游记散文奠定了稳固的基础。所以严羽认为:“唐人惟柳子厚深得

骚学,韩愈、李观皆所不及。”“衡湘以南为进士者,皆以子厚为师。其继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,悉有法度可观。”他和韩愈等人把文体从骈俪的桎梏中解放出来,把活泼流畅的散文送入艺术之宫,从而扭转了三百年的文风旧制,开辟了一代清新文风的先河。

六

弹指一挥间,转眼就是10年。

这年年初,一纸诏书命柳宗元返回长安,原本已心灰意冷的他,竟如春风化雨一般,心中又萌发了一种快意,又有了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。他按捺不住,欣喜万状,收拾好行囊,急匆匆向长安赶去。

在人生中,常常会受到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。愿望总是美好的,而现实却往往是残酷的。柳宗元怎么也没有想到,到了长安,朝廷并没有回心转意,而是轻信谗言,变本加厉,给了他们兜头一盆冷水。被贬的旧友们不但没有加官晋爵,竟被贬到更为偏远的地方。

于是,他们开始了更为漫长的贬谪之路。在这条路上,柳宗元把自己融入了生活,融入了社会,融入了山水之中。他的诗歌也达到了一个清新而婉丽的崭新境界。特别是他的山水诗,情致深沉而委婉,描绘细致简洁,因而历来文学批评家把他和陶渊明并称。

柳宗元凄楚南回柳州,同路有刘禹锡。刘禹锡被贬到广东连州,一路上两人颠颠簸簸,悲情幽怨。途经洛阳时,刘禹锡感慨写道:“谪在三湘最远州,边鸿不到水南流。如今暂寄樽前笑,明日辞君步步愁。”千里相伴,终有一别。到衡阳应该分手了,两位文豪牵衣拱手,流了很多眼泪。柳宗元赠别刘禹锡的诗句是:“今朝不用

临河别，垂泪千行便濯缨。”据说他人到柳州泪都未尽。

事过境迁，忧愁难耐。当寒冬来临，飞雪飘扬，柳宗元望着远处冰冻的江河，看着冰天雪地中的垂钓者，不禁感慨道：

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
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

在茫茫大雪中，突出写一个寒江独钓的老翁，隐然见出诗人高怀绝世的人格风貌。在那孤寂无奈的日子里，他常常想起“永贞革新”的朋友们，并用诗歌来抒发心中的苦闷。他们被同时召回长安，又同时被贬谪到更远的地方。柳宗元到了柳州，韩泰到了漳州，韩晔到了汀州，陈谏到了封州，刘禹锡到了连州。此去一别，又是经年，柳宗元登楼远眺，思友日炽，凝视着苍茫的原野，挥笔写出《登柳州城楼寄漳、汀、封、连四州刺史》：

城上高楼接大荒，海天愁思正茫茫。
惊风乱飐芙蓉水，密雨斜侵薜荔墙。
岭树重遮千里目，江流曲似九回肠。
共来百粤文身地，犹自音书滞一乡！

这是他被贬柳州后，寄给同贬的四位朋友的。诗里不仅表现了自己离乡别友的悲苦心情，“惊风”、“密雨”一联，托景寓意，流露了作者对时事的忧伤和处境的险恶。柳宗元的山水诗，尽管情景各有不同，但处处都显示出他清峻高洁的性格，同时也往往流露出被贬远荒的幽愤。这种幽愤在他离开长安跋涉于崇山峻岭的路上时就发泄了出来（《岭南江行》）：

瘴江南去入云烟，望尽黄茆是海边。

山腹雨晴添象迹，潭心日暖长蛟涎。
射工巧伺游人影，飓风偏袭旅客船。
从此忧来非一事，岂容华发待流年。

让我们把这首诗简译出来，就能看出诗人当时的心境。充满瘴气的大江，悠悠荡荡地向南流去，进入茫茫的云烟之地。极目望去，一片尽是枯黄的茅草，在茅草的那边，就是隐隐约约的大海之边。雨过天晴，在山的半腰里，出现了大象的足迹。潭水上涨，映衬着暖暖的日光，就仿佛蛟龙在吐着潺潺的口涎。鬼蜮这种毒虫，隐藏在水里，等待着含沙射影。风暴即将来临，偏偏使人担心的是那些乘坐旅客的舟船。只是值得忧虑的又何止一件事，头发都花白了，怎能虚度那似水一般的流年。

柳宗元的诗歌有着十分高超的艺术价值。所以前人说“柳州诗长于哀怨，得骚之余意”（沈得潜《唐诗别论》）。姚莹的《后湖诗集》中《论诗绝句》也说：“史法骚幽并有神，柳州高诵绝嶙句。”

七

文人做官，很愿意做事。他们不在乎官职的大小，只是为了心中的那份正直与忧愤。柳宗元来到柳州，虽说心中有许多委屈难以数说，但他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。短短几年，他挖了井，种了树，修了寺庙，放了奴婢。这些事情，被历史学家称为政绩。只是这些政绩有点特别，每件事，都按着一个正直文人的心意，依照所遇所见的实情做出，并不考虑何种政治规范，做了，又花笔墨加以阐释，疏浚理义，文采斐然，成了一种文化现象。

他太累了。一个做官的文人，既要干出政绩，又要呕心为文，

他那瘦弱的躯体承受的负担毕竟太沉重了。终于像一棵不堪重负的大树，在风霜雪雨的侵袭下轰然倒下。

文人的悲哀，就在于他心里有许多远大抱负，却不能尽力去施展。而天生又生就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。满腔的热情只能化做一些幽怨，一些怜句，从心底和笔端流泻出来。但是，还常常遭到皇帝及官吏怀疑、嫉妒。无奈，就只好在偏远的的不毛之地，渐渐耗尽自己的生命，渐渐化做一堆黄土白骨。

他 43 岁到柳州，47 岁死于任所，算是英年早逝。

他死了。一代文豪无声无息地走了。皇帝是不知道的，可是，老百姓记着他。埋葬时，一定有许多人为他送葬，一定是纸幡成行，哀声悠悠。这就是民意，一个人，只有把自己融入到百姓的土壤之中，才能在百姓的心目中生根、发芽、开花、结果。文人们也没有忘记柳宗元，时间增益了他的魅力，一代一代文人带着崇敬和疑问，仰望着这位客死南荒的文豪。

“文字从来重李唐，如何万里竟投荒？”“自昔才名天所扼，文章公独耀南荒……”

这些感叹和疑问，始终也没有一个澄明的归结。

我们在柳家堡与柳氏先茔之间徘徊，脑子里总是排遣不去一千多年前的那个孤独的身影，那片荒草没膝的南荒。当我们凝视着天色凝重下的柳氏先茔时，我们感到了历史的凝重。我们知道，在这一片残缺的墓碑中和凌乱的土冢里，没有属于柳宗元的。因为，他死在遥远而冷寂的任所，没有魂归故里。在柳州，有他的坟茔，有他的墓碑，有他的祠堂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云层更加低沉，西南风徐徐吹来，天空竟然飘起了细细雨丝。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我们在寻找柳宗元的灵魂。正是因为有了他，世代文人才增添了一成傲气，三分自信。华夏文明，才不至于全然黯暗。清明雨是不是对柳宗元和那些豪杰英才的哀思呢？清明节下雨是个好兆头，春雨贵如油，